

革命元勳·藝壇卓傑·

陳樹人的生平

鄭亨萃

一、前言

陳樹人先生早歲參盟，追隨 國父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，在中華民國開國的歷程中，有過許多貢獻。他曾在革命政府歷任許多重要職務，廉潔清高，是人皆敬重的一位革命元勳。同時，在中國近代畫壇上，陳先生又是「嶺南畫派」的開創者，和高劍父、高奇峯兄弟，並稱為「嶺南三大家」，這是尤為難得的一位人物。陳先生一生行事可紀的很多，我在這裏只是就自己所聞所知，略舉一二，用資景仰而已。至於他的畫藝造詣，一則因我是外行人，無法道出其精妙之處；二則他的名氣早已遐邇推崇，也用不着由我作介紹了。

二、少年苦學、藝精品立

樹人先生在民國前二十八年（一八八三年）出生於廣東番禺縣之明經鄉。他自幼聰敏好學，且喜繪事，潛心學習，却苦之師承。到十七歲時，聞人說，隔山鄉有居巢（梅生）、居廉（古泉）兩位兄弟大畫師，古泉大師且招收學生教畫，

但學費很貴。他雖很想前往拜師學習，然而幼孤家貧，難以負擔。後得人相助，又帶他到古泉大師處為其介紹，獲允收為弟子。樹人先生及其同門的高劍父、高奇峯兄弟都盡力地學習，也都極有成就，成為後來開創嶺南畫派的三大畫家。樹人先生更受到老師的青睞，並蒙古泉先生以幼女若文女士許配為妻。若文夫人也是從家教薰陶出來，能畫能詩的才女。（很多人的記載，都說若文夫人是居巢先生的季女，古泉先生的姪女，但據和樹人先生數代交好的祝秀俠兄言，若文夫人確是古泉先生的幼女，非姪女云。）

三、服務報紙、秉筆匡時

樹人先生學畫數年，藝已有成，文亦大進。且以愛讀富有民族思想及有關中國政治改革等新書，又因其時革命思潮澎湃，使他激發了革命的熱情。適鄭貫公、陳少白諸先生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，積極鼓吹革命。樹人先生慕鄭之名，親往訪晤，相談深為投契，鄭正計畫在廣州另創廣東日報，逐日在報端發表主張改革的政論。不久該報因款細停版，他們又再辦「有所謂小日報」。由

於運用顯淺文字，莊諧並作，深受讀者歡迎，風行一時。不幸鄭貫公染疫病逝，又告停刊。樹人先生再與謝英伯先生等辦「東方日報」，格調和「有所謂小日報」相似，故亦很暢銷。惜為時數月，又因故停刊了。樹人先生乃往香港，仍在中國日報，協助陳少白先生主持筆政。

四、參加革命，東渡扶桑

樹人先生早年即由鄭貫公的介紹，在港參加同盟會了。民國前六年春，國父孫先生由歐東返赴日，途經香港，召陳少白、馮自由、鄭貫公諸先生至輪上會談（時香港政府受清廷壓力，禁國父登岸），樹人先生亦隨同謁候，時年才廿三四歲。國父見其英發有為，頗為賞識，便邀他同赴日本東京。他到日後，一面為革命工作效力，一面更進入京都美術學校深造，潛心藝事。從此，他更加體驗出藝術之感人肺腑，實為喚醒國魂，改造國家社會的一種最好利器。因而他雖畢生剛身政海，却又片刻治藝不輟，且以倡導藝術振勵國魂的重責自任。他曾對他的老同學高劍父先生說：「藝術關係國魂，推陳出新，視政治

革命尤急，吾將以此為終身責任矣。」
滿清既倒，民國成立，樹人先生在日本學成歸國，却沒有參加政府工作，祇任教於廣東優級師範及高等學堂，以畫藝薰陶青年學子。迨袁氏竊國，二次革命失利，國事日非，樹人先生再復東渡扶桑，進入東京立教大學研究文學，期以文學藝術教育報國。

五、海外宣勤、歷嘗艱苦

樹人先生於獲得文學士學位回國，適值護法



陳樹人先生與夫人居若文女士合影。

時期，國父乃派他馳赴加拿大，任駐加總支部總幹事，並主持「新民國報」筆政，對北洋政權大加聲討，使僑心為之振奮。民國七年秋，北洋政府為向美借款以壓制護法革命，乃派湯化龍赴美接洽，途經加拿大西部之維多利亞，被革命志士王昌擊斃，王昌為免牽累同志，亦舉槍自殺犧牲。北洋政府駐加領事館及當地保皇黨分子竟誣係國民黨部指使，因而興起大獄。加政府也不分皂白，竟將樹人先生繫獄，且因北洋政府之壓力，而將他引渡回國。幸而樹人先生平素以文會友，甚得僑社及當地教會人士同情愛護，故由教會等聯請律師營救，幸獲省釋。他留加雖祇數年，但離開數十年後之今日，當地的老華僑猶對他懷念不已，足見他平日待人接物的誠篤，乃能令人敬愛如此。

六、歷膺重任、不忘藝術

民國十一年 國父任大元帥，開府廣州。樹人先生挈眷自加返抵廣州時，適徐紹楨方接任廣東省長，尙有政務廳長一缺，未能物色適當人選，特向 國父請示。國父答道：「這職務確很重要。有一個好人可以擔任。但他從來未曾從

政，不知他願不願意。」徐問知這人是陳樹人，於是立即驅車往訪，請其出山。樹人先生感於徐的誠意難却，便答應了。果然做得很好，其後他一直數度連任此職，有兩次省長易人，新舊交接之間，還是由他權代省篆的。可見他對政務的處理，也是一位能手。

國父於民國十四年薨逝後不久，國民政府成立，他出任祕書長。迨國府奠都南京後，任國府顧問。民國廿一年起任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，歷十餘年，至抗日勝利遷都南京後，於卅六年始辭去委員長職，任國策顧問。在黨方面，樹人先生曾幾度當選中央委員，又歷任工部部長、海外部長等職位。

樹人先生雖然歷膺黨政各項要職。一直不曾閒過，可是他對於本身畫藝方面的鑽研功夫，仍然一日也不會放下過的。他在廣州的時候，經常參與畫藝朋友們「清遊會」的活動。戰後回粵，又與友輩籌組「會社」，作為畫藝研討切磋的聚會。可惜該社尙未成立而先生已先逝了。至於他自己繪事之勤，更無時或輟。據現居香港的名畫家趙少昂先生所述，他抗戰時在重慶，樹人先生任僑委會委員長，居山澗茅舍中，常邀其作夜譚，乃知樹人先生每晨早起，必先作畫兩小時，然後始上班治事云。

七、恬淡寡欲、廉潔清高

樹人先生久任黨政大員，但其貌如恂恂儒者，一片書生本色，平易近人，言談亦從無疾言厲色，更少月且他人。他日常生活，尤為樸素，布

衣蔬食，淡泊自甘。當他早歲留學日本時期，即已卓然自重自愛，絕無沾染有如「平江不肖生」所著「留東外史」筆下描寫的那些留東學生的不良氣習。因而在留學生中，有所謂「樹人式」的生活方式之美談。他在南京任職多年，俸給所入，除供給家常用外，並無餘資積蓄，惟特買畫所得，在中山陵園附近築一小屋，供居住及作畫室。抗戰勝利回京時，該屋已燬於戰火，無資重建，乃借住於其媳婦的外家中。卅六年他辭卸僑委會事南返廣州，其原在東山的舊居亦毀壞，也無力修築，遂擬籌開畫展，以鬻畫之資作挹注。於是晝夜辛勞，作畫不息，詎竟因此過度勞累而引發胃病痼疾，醫治罔效，終告不起，享壽僅六十五而已，聞者莫不痛悼。

樹人先生主持僑委會垂十六、七年，該會經費原本不多，但其時海外各地僑社情形較為單純，僑社中各種活動，多由當地僑胞自行舉辦，不

甚需要依賴祖國政府補貼資助。僑委會只派員前往視察指導，並於各地僑領回國接洽時，稍予招待而已。惟樹人先生十分注重僑社文教，對僑校多予支助，同時常購買善本圖書，贈給各僑校及僑社圖書館等，備供度歲閱覽。會中年終決算如有盈餘，即向國庫還納，絕不浪費公帑分文。於此，也可以看出樹人先生的治事作風的一斑。

樹人先生和若文夫人，伉儷相敬如賓，同過着恬淡安祥的生活，恩愛之篤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也為親朋僚屬們同聲欽羨稱讚，引為美談。他們育有男女公子各三，俱甚賢俊，惜長次兩男不幸早逝。最近，他的幼公子陳適兄攜樹人先生部分遺作，從海外歸國，在台北歷史博物館展出，各方對其作品清、新、高、逸的風格，讚不絕口。

八、結語

綜觀樹人先生的生平言行，真可稱得上是近

世極為難得的一位賢者。其治事精勤和對畫藝饒而不舍的精神，與乎其淡泊寡欲的清高生活態度，都可作為後輩作人作事的楷模。關於他在藝術上的成就，現在我只引述一些名人的話，如蔡子民（元培）先生對其評語：「其所為畫，極輕微淡遠之致，且極守透視寫實之規矩。而一出手，無不化板滯為靈雉，轉粗獷為秀逸，是誠澈底出優美的個性，而於六法中之氣韻，特擅其長者矣。」他的畫在海外各地展出時，又獲致很多佳評，如法國的文豪羅曼羅蘭會稱之為「有音樂的節奏」，日本的鑑賞家須磨彌合郎稱其「妙處在白紙」。至於樹人先生自己對藝術的觀點，他認為「詩文書畫皆足以表現作者人格，可貴之藝術莫如高尚人格之表現，至於技巧熟練，其次焉耳。」這也充分看出樹人先生的人格與思想，更值得我們崇敬景仰。



陳樹人先生與徐悲鴻教授合作之歲寒三友圖。

情報珍聞：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160元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

壹佰陸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

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

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